

賀縣志卷七

風俗部

風俗

物產

氣候

祥異

賀縣志

卷七

風俗部



賀縣志卷七

風俗志

治一邑必周知一邑之俗而後可以因勢利導使之盡  
祛侈靡而漸返於敦龐古者輜軒所蒞採訪無遺矧區  
區百里之封何慮其壅於上達也至百物雖滋生無盡  
土產各有所宜四時固旋轉有常氣候不無稍別生長  
於斯者或習焉不察若下車伊始則耳目不能無所資  
矣他如志祥志異皆有關於地運興衰之故合並著於  
風俗之後云

賀縣志

卷七



風俗 猺獞附

蓋自陳詩觀風而列國之俗淆然並著於時各君其國自爲風氣固然彝教異常未容或異也矧奉一王之朔風聲所樹夫豈有殊顧大同者風也不齊者俗也故聖王因之以修教焉今就一邑言四鄉習尙不一而以屬於郡則同惟省之統郡亦然以天下萬有不齊之俗而咸鼓舞於同軌同文同倫之內則俗之不齊正以徵大同之風也賀邑地廣人稠俗尙久遠茲按前六門分列之俾觀風者識辨焉

地理人依其土而成俗也道本人情故言語好尙飲食衣

賀縣志

卷七

風俗

二

服先之變俗者禮也後世行禮恆因其宜而遂爲俗故標四禮以著其地之所宜其鄉之異於廂與夫里之又異於里分見之即可合而觀矣

言語治內通解官話城廂童而習之較正四鄉操土音信都人用以讀書謂之梧州聲蓋賀之今境原隸蒼梧郡也一日水東話彌遠正字不惟他處絕無即同邑遠近亦罕有解語者惟在城江東家戶以爲常談相傳其聲始於陳秀才今土人奉其神出巡必用其聲歌嗽咧嗽哩委曲勸駕又一聲曰拐拐者別也別夫官且別乎土拐亦上聲也以爲別乎官話則可以爲別乎土則土木無可別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且暨土而別之是巢居而後可耳有是理乎惟正字通  
曰騙謂隱取人物也疑其當始於隱士故歸隱詩云偷  
得一身閒其取義當即在此恆令人莫之辨也惟姜七里姜八里通  
行此外亦絕不聞是聲較水東話異甚邑中人更鮮能  
辨聽者

好尚好安聚四民皆戀鄉間負笈從遊牽車服賈者無有  
甚或朝夕不繼有語以百里外樂土可以暫托衣食者  
宦家人坐困窮簷啼號一室卒不肯他往好置產得貫  
兩之貲即積以備值不願權子母故凡山頭地角斗石  
奇零之租咸樂受至有田之家愈謀良田往往業屬甲  
乙則加值賄原主代贖於已訟由此作故賀邑除田土

賀縣志

卷七

風俗

三

外訟獄絕少也好賽神或廟或社每歲三元節預期集  
百十人或數百人會薦平安愿屆期釀錢建水陸醮演  
梨園劇或三五日或七八日乃已值神誕必集十人八  
人爲一會備牲醴詣廟拜獻即飲福焉先是陳秀才歿  
而顯靈適境內旱凶童子屢見秀才率眾執青旗行野  
祈雨其年豐民賴以甦故每歲四月八日眾詣其廟卜  
以琰當出巡即於月杪奉其神巡行一遭爲弭災也近  
則無論何月日大釀金錢盛具鼓樂儀從輒擁其神巡  
遊街巷過村越野居民每數武一棚廠備生熟品獻祭  
喧轟經晝夜燈燭輝耀以快遊觀計一次費糜不下千



百金無益亦無謂也尙鬼四鄉人疾病罕用醫藥惟巫覡鳴鑼擊鼓爲祈禳遣送之舉城廂醫與巫並用而信醫不及信巫若死生實主則惑甚矣

飲食舊時極省約凡喜慶燕會設席惟用中碗不過七八具魚肉而外皆素蔬城鄉皆然桂嶺鄉則豬牛肉爲飮人一分分數片外具葷素羹一二小器客自酌食畢攜飮去更儉樸近則日競奢侈宴客設饌水陸具備恆用大盞盤十餘器城廂則一席有費三五貫錢不等凡市惟豬肉最盛觔常六七分銀城廂僅于家力能御肉者自不及半日需豬肉一二千觔魚羊鷄鴨且不計凡墟

賀縣志

卷七

風俗

四

市大者豬肉數百小者豬亦百十計則日食之過豐又見矣全州謝中丞賜履與江南所屬有五盞約節不登海物在官且然苟能率其訓儉則勤勤則思善固返樸還淳之一大端也

衣服向極稱樸素凡拜送慶賀衣履惟御麻布卽有力者亦綾綢而止不常御也近三十年來夏紗羅冬裘緞必求其甚佳者不惜昂值卽食不足而衣必華居常亦爭相炫耀童子衣裘帛禮有禁今罕不逾者惟四鄉雖亦非古尙不至城廂之過靡有志維風化者當力持之俾浮侈者或思過而知返耳



冠其禮久不行今男子加冠不拘年歲生未就外傳其首服已儼然成人惟表字則始於娶婦之日士人家則入泮時有焉女子之笄定以嫁之前一日不另擇吉城鄉皆然此則猶有古遺風也

婚凡男女生數歲即結親四鄉則俟稍長媒言合訂好惟用紅檳榔四鄉加用酒肉將及時預先行文定禮即納采問名也男家具金銀冠飾及檳榔酒菓豬羊鷄鵝等物鼓樂導送女家收受隨以鸞箋或銀牌書其女年庚遣送嗣是約吉先期一日男家復用豬羊鵝酒生熟盒資送俗謂趨親即奠雁也男不親迎以女眷代母不往

送亦以眷屬代送女入門而返其女粧奩即隨新輿送婚女親中皆送嫁至門外亦以檳榔謝步而散四鄉則尙有親迎送親以二男子登堂壻家具酒筵款待送還次晨男家邀集諸親新郎偕新婦廟見只在家堂拜祖先以次

拜見舅姑及伯叔父母諸尊屬謂之拜茶茶之云者茶食也是日女家備油糍米菓糖餅各物及早送至內惟油糍爲首以糯粉團成空其中而圓之煮以茶油大如盞一盒或五六十或百圓不等自此七日咸備送日七朝茶其女家親屬亦在期內各具送一次後此滿月新年清明端午中秋冬期隨時尙之糍菓送周一歲壻家



亦以分送親屬餘則狼籍腐爛焉嫁女糍餅之費十倍娶婦之費檣櫓皆兩損也殊虛耗物力矣前人亦禁之不止此則四鄉較省亦不盡除也又嫁娶家皆治酒筵大集親朋不收賀禮近亦有照四鄉受贈儀者甚善又文定時女之尊長內親壻家各備豬肘鷄酒分送受之則女將嫁時必辦鷄鴨魚肉首飾數十器酬送壻家於後自七朝迄周年茶物咸視其父母無所缺特少殺耳今此風漸減矣

喪凡有喪殮之日親友各送香楮臨哭向具酒食留待惟人分送白布二三尺謂之孝白其未及臨喪者自三日

賀縣志

卷七

風俗

六

至滿七陸續往弔惟四鄉行弔每用牲醴喪家即具饌欸酬又七數內或開喪喪家備酒筵具孝簡請諸親友集飲或開弔先期於廣衆屬目處以訃聞不具簡登請至日喪家設席來弔者皆延入集飲士大夫家則遵家禮請顯者題主焉卜葬信堪輿再三揀擇不欲定有子三五人者更泥房分之說有積年親柩不得歸葬者及出殯本家預日堂奠親友具祭品或十人八人公具登堂奠祭喪家具席欸酬殯出親友素衣冠送於道自入殮七七日小大祥出殯皆飯僧道作佛事四鄉尙然惟城廂今只殮殯用之餘俱省矣



祭宗祠以春秋分冬至日致祭之物隨力備辦無祠則不舉清明節舉家登山掃墓挂白紙錢有祀田則割豬羊牲爲祭無亦必備物一至焉親友互相邀飲於墓側然省約不費也七月中元備物供祖於家堂三五日不等焚冥衣金銀錢包拜獻之冬初詣墓送寒衣亦奠酒此則十之一二家耳再則社祭十家八家或數十家共一社二六八月祀聚其社之所屬備物致祭畢即會飲焉有田祖祭凡田之共溝塍者或立一廟或一社每歲二三四六八月以初二日力田者共行祀四鄉祭田社每歲二六八月初二日宰豬致祭祭畢分肉歸家而後食焉有開春惟二月二日禁忌最大布種祈苗然於外故當節制焉

祈雨祈實諸祭名亦不過酒穀無大費也

建置思變靡俗也矜夸曰靡邑之矜夸非一端建置尤的

津梁濟人或創或因必集衆力修舉祠廟則大者動費千

金小亦數百神之所棲非必期於麗也人自競美耳然

猶衆擎易舉且壯一方之觀及學宮忠孝節義諸祀與

夫有關扶培處則又槩置不問惟居室貧者皆累土葺

茅稍裕乃用陶瓦自明迄今質而有制縱稱佳構費不

過一二百金近則侈於土木一家室廬有費支至數千

金者遞相矜尙任意張皇即規制越分亦不之顧也甚



或僅供衣食輒不憚數倍其所入選工購材務壯麗以稱勝往往鬻田產以營宮室室成舉家日食不給數年之間視聚處茅廬者有飢寒飽煖之別矣朱子曰勿營華屋千古定訓與田賦民風也境內山多田少然山皆出泉惟焚山不禁遂至山枯而澤竭故田多旱齊民男婦皆知農務而遜於勤故播種多而收穫少且僅守邱畛此外沃土可引水灌溉成田者咸惰於墾闢故所在多閒原曠野人日增而田惟舊故民貧至婦女耕種襍糧徒恃手足之力視男子較苦歲之正賦每二月有撞箱之例撞箱者分上中下三六里定期六里准輸納幾日如一甲中人占數

賀縣志

卷七

風俗

八

戶糧銀准其合六里之糧銀爲一封上稅納戶趨合封之便益故咸踴躍餘月則照常按戶分收陸續定納不敢緩視急公大義悉周知也至往往不能清年歛者其故有二一則田已沒而糧未請割免一則愚者賣田留糧此則逋欠之由也賀境遼濶本分治之地自前明統以賀治宜思所以一之一之者官也顧三百年間兵戈擾攘禮教自難浹洽故分地言之有悍風有懦風有頑風合其人觀之則寬柔平易巖以臨之則服正以率之則從大可移之風也是在長官若乃師儒專司學校所日接者文人學士皆有維風之責相與敦崇信義懲艾



佻達惟以文章廉隅相砥礪則賀之風俗當視粵右州縣轉移爲較捷耳

人物風氣之先也賀人畏官知尊上畏法知懷刑事不論是非曲直惟恐一涉則累已故赴義者少慎而蕙也其性真不鑿忠孝廉節往往不讓古人從事學問有所得則文章事業翹然爲粵右冠前賢可溯也至於閨壺不徒世家大族禮義素嫻卽村農婦女日在田間隴畔與男子同種作而秩然有序淫亂罕聞則稟地氣之正也倘觀感而興起之則先正典型可振振相繼秀者希踪賢哲愚者亦薰德善良矣

賀縣志

卷七

風俗

九

選舉士風也士貴知學學始童蒙凡訓蒙字畫字音句讀必得精熟通文者爲之師庶有所效法賀俗蒙師脩脯甚廉而任其責者多不通曉音義而聞學寡聞之士羣相就焉故律詩多平仄不協此一失也童子就傅時訓誥之外當教以禮讓與孝親敬長之道啟其聰明引其途徑以馴至乎大學須講求有素者乃能勝否則入門旣左習於放辟終身不知倫理矣此又一失也子弟長而有知悔將何及天資穎異者或猶改途易轍發憤變化鈍根則偶有識者指其迷途而先入爲主牢不可破轉茫然無知甚且少見多怪更相訾議文章旣不克窺



見古人而道義之見於文章亦罔知所宗主本末俱失矣自宋明及我

朝鄉先生文學德行班班可考師資不遠當無事舍此他求也

獠獠之在賀者夙稱和輯而獠多於獠要皆徧德羣黎也故並列之以著同風之象也

獠人散處鄉村衣服飲食與齊民無異惟婦女服飾稍別

今皆一色矣其語音厯世不改人鮮能辨然皆習官話與漢

人相通敦詩說禮所在皆有身列膠庠者後先相望由明經孝廉入仕籍者且相接踵其餘耕鑿相安皆知教

# 賀縣志

## 卷七

風俗

十

子弟讀書識字幾不辨其爲獠矣至於婦女從未有負戴入城市者即各鄉墟集亦罕見其與廣衆雜跡此更他處所不及者

獠居山冲亦聚族成村多盤姓自稱盤古後椎髻短衣跣足男女皆然種禾黍粟豆爲食能爲材木器具及獵山獸採山蔬市錢以供日用每歲迎春輪值赴縣隨長官班春女操獠音唱豐年歌男擊土鼓和之官犒以魚鹽絲絨遣歸近年田土升科亦有供正賦者其就居鄉村之獠與漢民比屋則服食無或異今亦知向學應童子試者矣即居山冲者間有能識字漢人爲師課子弟風



亦日變又另有一種無定居視山之可種作者即編茅  
爲屋聚處焚山布種一二年地力盡力字一又徙別山  
謂之山猺婦女戴木板或札以梳即過山猺史載高辛  
氏時槃瓠爲諸蠻之祖槃瓠高辛氏畜狗也時犬戎數  
寇帝下令有能得犬戎吳將軍  
首者妻以女不數日槃瓠脚吳首至帝悔之女以令出  
請行遂隨槃瓠入南山石室居三年生三子三女自相  
配偶一日三子向母問父母指槃瓠曰此是也三子怒  
共殺之由是生育日繁延蔓山谷散處五溪之地在今  
楚黔世謂獠猺皆槃瓠遺種來自五溪然槃瓠之說大  
非天地生理古語相傳原屬不經故吾子刪書斷自唐  
虞又謂元至元間莫國麒麟圖納欵上命爲慶遠等處  
軍民安撫使獠乃漸入省境亦未盡然大抵初皆溪峒

賀縣志

卷七

風俗

十一

野民其後族齒日盛遂散布村洞與漢人雜處久之即  
與齊民類聚按禹貢三百里蠻服周禮南方曰蠻所謂  
通道八蠻也八蠻無獠獠之名獠者徭也以其族土著  
編其戶口以供徭役故曰獠獠者撞也其人性悍好閉  
善攻突撞擊故曰獠人言獠馴獠恭在賀則又不然然  
通謂之蠻三代以前惟以德服漢唐而後或順或叛羈  
縻而已明代以威力相臨三江諸蠻遂桀驁不可制而  
環賀之富昭蒼懷輒有羣起響應者賀治東逼連山排  
猺北則江華獠寇二百餘年中六里受其擾害兵戈不  
已境內獠獠不聞有一人竊附且仇敵之迄今秀者爭



誦絃頑者每耕鑿賀之蠻風不誠冠粵右諸蠻之上哉  
論曰吾子論齊魯之變朱元晦以二國之俗衡之則  
風俗者治道之大關也當時列國風尚備載簡編後  
人學詩乃收輿觀羣怨諸益而君父大倫莫外於是  
故於風俗不辭猥瑣俾人人共見焉蓋見善而後思  
遷知不善始有所懲人情也吾言志著風俗之原其  
有見於此乎



物產

蕉木山銀礦廠雍正七年開採委專員督辦凡礦砂估  
值及煎煉成銀皆抽二分入課八分歸商隨數征解無  
額

案蕉木界接廣東連山開礦不考所始

國朝康熙間惠潮諸州游匪肆行盜採屢經封閉迄不能  
禁又兼連山排猺竊盜爲助流毒中六里地方兵火頻  
仍民無寧宇末年礦徒聶惟寬聚衆爲亂劫掠桂嶺螺  
石里松村寨殺人無數甚且謀窺城邑禍心匪小雍正  
初始生擒之置於重法匪衆乃散患除後礦廠旋開嘉

賀縣志

卷七 物產

三

慶及今則寶源竭矣

又尖山亦與連山界並接楚之江華亦有銀礦亦經開採  
成課緣江華猺寇越境害虐甚於連八排楚粵游匪乘  
之盜採偷砂亦經嚴禁不悛寔靖後至今不復開

開山石板冲亦有銀礦嘉慶間商人偷採鄉紳請憲封禁  
同治八年湖南人又行偷採鄉紳莫經邦等復赴省稟  
准院司嚴示永遠封禁不得復開

錫今出黃麋坪新塘擦米水梅子岡金坑腹癩頭嶺楓木  
冲馬山岩苦竹坪大塘馬槽脛凡十一坑新舊增減不  
常總不出姜七都之半路地水經注謂之錫方高者架



竹籠平處開湖口資水淘砂所謂披沙揀金也每竹籠一架月課錫八觔湖口課錫三觔縣兼督之山之主者卽課長坑丁視衰旺爲聚散亦不常

案錫以淘取之砂煎成其淘棄之土屢積如阜閱百十年淘之復有砂蓋生生不已者非若銀銅之寶源有時竭也故自漢以來坑厰恒不易其方宋時賀州歲輸錫至一萬二千六百有奇明萬曆八年開採十四年知縣利元勳封閉民悅之二十七年復開差員召集湖廣坑丁數千計米物一時騰貴易聚難散因而爲盜居民遂罹其害三十四年復閉本府推官周伯遜知縣李文瀚

賀縣志

卷七

物產

古

督山主填塞其坑嚴禁偷採自

國朝康熙至今時開時閉無常課

大凝江中產碎金亦有大如米者里人於暇時淘取足供日食不成課

橘山銅冶

唐書地理志

今廢九嶷山宋時銀銅俱有礦今亦廢

大水坑梅花嶺等銅礦於

國朝乾隆三十三年試採未成課五十六年知縣周心傳封閉

新塘鐵礦乾隆二十六年開採歲課銀二十兩四十八年知縣周心傳封閉今復開



草木五穀皆具禾黍菽麥梁稷種不一而土皆宜惟稻多

且嘉赤米者甲全粵俗曰牛筋黏東省人曰赤穀其地

食最益故值較高佐者有旱稻更耐旱易生者有穉名

雜瓜性較和菜則日食者恆備而芥藍藤菜東坡詩可

謂滑白眉豆及香蓼他處蓋鮮猴菜天祿識餘謂有而

稀香菌出臨賀嶺者佳又一種名草菰以稻草雜諸藥

則與木耳石耳皆附生其若苗生之薑芋蔓生之瓜薯

下六里種類較多雜佐糧食幹生之苞米薏米陸生之鷄蕨俗名雞

鳩菌俗名班鳩薯水生之菱芡菰藕芋薺皆有成布以棉花

為主而麻苧葛絡芭蕉皆可為布龍鬚出九疑山青白二藤

賀縣志

卷七

物產

五

又草之大可用者藥如苦參黃柏黃連山藥杜仲沙參

牛膝雖有而非地其車前益母鈎藤薄荷弔蘭大黃排

草香薷夏枯芸薹澤蘭金銀花何首烏天花粉仙人掌

可消湯荷艾之屬則又皆可用也惟蕨薇百合巴荳水

三七石菖蒲有九節者肥兒草稱良可油者芝麻花生可染

者藍即絳草出臨賀利人亦普紅辣蓼一名乃毒魚藥

偏盛至於斷腸草一名苦蔓即周禮地恩形如野仙薑

腸草其花似芙蓉也牛食之而肥人中其毒以羊血灌

治或以伏研細調香油或以大糞調水灌之亦治

毒菌朝野僉載云人食治葛死埋土堆上生菌其當腹

死或計日計月計年無能活者案草木狀以翁菜汁此



則草類之極劣矣木與竹皆植生厥類甚繁松桐杉柏  
椿梓楓柳樹也棕之用毛槁之用皮也槐之用花柏之  
用子及山棗馬尾苦練榆檀之可以成器亦美若烏梅  
紅梨紫桂黃楠則惟深林大壑產之餘不能徧識更難  
僕數者竹省志云東山大竹節受米一斛小亦數升次  
則貓兒有冬大頭皆一二尺圍性堅實與矛竹一名衛  
竹生健直之利可爲矛筋竹之勁不殊筋皆嘉植而四境皆宜  
百用俱効惟泥竹相類者極多若水筍最若灰若苦若  
淡若筋若角若蒲若桃杜甫桃竹若青若白若黃若紫  
若方若單稱名不一亦有用材也又曰莓綠者亦衛之

賀縣志

卷七

物產

夫

類而小可爲箭解籜即莓莓處花紋如班竹去莓即見  
人多以作籬入土經久也里松八洞漚嫩竹製紙視桂  
嶺之成於稻草者差次然亦生財一端或云信都地氣  
燠土脈潤宜桑無種之者至桐茶二子之油以供日用  
水茶之葉製茗不異武彝向姜七姜八二都頗收其利  
近南鄉龍水茶尤盛又紅瓜子一宗以兩月之功收數  
倍之利今上中六里多種之始於光緒初年前此未有  
也光緒庚寅春馬中丞發來桑種全邑侯植於洲地漸  
已成林採葉飼蠶甚佳絲亦潔白其爲利當益溥也  
烏苟非土產雖大如雁不載燕雀亦非塹棚飼養之屬而  
依人卵育其類無算依山有錦雞即舞鏡山鷄竹雞鷓



鵠鷓鴣鵲鷓鴣斑鳩山鵠鷓鷹依水有鳧鷖翡翠鷓

鷓水鴨水鷓水鷄信天翁長喙長脰常立沙灘俟魚上下取食之不逐逐也依

林有黃鸝黃鸝畫眉百舌烏鴉喜鵲鳴鳩即八哥剪布其舌能言布

穀催織青絲子白頭翁而化生之鸚鵡則飛集恆不亂

其羣田螺絲生高原聚化為鳥遺殼恒百數成堆故俗名螺絲鳥秋熟時羣集禾藁啄穀粒惟同化者同

飛止以氣聚也若臬之取食鳥以為生惡逆積甚且噬其母實

與慈烏並有何弗多生鳥而絕臬種耶

獸畜於家而恆有於天下者惟驢騾不產外則虎豹獐熊

豺鹿狐兔麋鹿狸獺水旱二種山馬有角山羊野豬山狗竹鼠

穿山甲善穿穴甫入穴人隨掘土追之鮮及皆聚生於山除虎豹夜或行

賀縣志

卷七

物產

七

走鄉村攫犬羊為食餘皆踐跡甚少若毫豬一名箭豬方輿勝覽

云身棘刺能振發禦人其刺三四寸許黑白相間婦女節以為簪往往羣出害田稼損

地糧其肉味與果子狸比美田鼠處田資穀為生然不

敵家鼠之耗為大也

花周茂叔以水陸草木槩之桂黃白二色亦有四時俱花者香次之又紅色者名丹

桂獨河東袁謝種即扶桑紫白二文家後一枝花白者可食菊各色俱有茶亦紅白竹

桃蠟梅郁李芙蓉紫荊海棠杜鵑繡毬羊蹄馬纓千葉

榴狀元紅花葉類牡丹月月紅類玫瑰而米色皆木本蘭蕙萱鳳仙

玉簪雞冠扁竹皆草本陸有葵薔薇玫瑰茉莉胭脂茶

縹金絲桃魚子蘭一丈紅水則蓮白者藕紅者子菱菡萏花小於荷



不競水仙澤蘭鳧花即芋而巳

果梅桃李不一種花時紅者鮮豔白則香潔不列於花而

列於果者果有美種也龍眼荔枝荔枝譜云粵西荔枝有

東之掛綠產下六里者不下閩粵梨棗榛俗名栗榴柿

橘柚橙柑香櫟白果葡萄枇杷皆多有楊梅橄欖餘甘

回味同則家園罕植故少甘蔗者非果人以果目之取

其汁熬成糖片亦邑中貨之大者悶陀羅亦似果非果

食之顛悶急以冷水噴之乃解故人名顛茄

蟲類分善惡人取資則善之賊人者為敗類

蛇而蚺蛇長五六尺圍稱之及大則之辟不祥膽可入藥

### 賀縣志 卷七 物產

酉陽雜記云其膽烏蛇大者有之肉與骨皆能治風鑲

護身隨擊而聚玉其皮黃之浸酒療痼疾他若蛤蚧雄曰蛤雌曰守宮

能制蠅班貓蜚螂蝦蟇蝙蝠蟾酥蟬退咸佐醫藥蜈蚣

毒人雄雞血可消而以和藥酒亦良蜜蜂釀餈水蛙名一

田蛤又有山人味則益人者也蜂羣觸之皆螫無大傷

惟黑蜂獨出傳為毒菌所化夜能入人耳鼻斷心腎無

可解治然未聞中其害者其尋常經見或飛或躍或緣

無關損益悉略之

魚江水所生與池塘所畜其族池少江多取資則池魚為

大鯢俗曰鱧鱒即大鯰金赤紫三種江產所少鯽池



之多且畜者也故登市稱美利塘風色白賜有刺爲泥

秋江有沙鰕則與江之鱧鱘又名鱸黃白皆無鱗而味

美江之入品者以勾魚崖魚竹魚鱸鮒鮓鮐爲最而青

衣白骨石黃石壕即次之他如白者黃者班者烏者以

及荷葉茅葉名類不可枚舉惟魴鯉腹中之白如脂可

入海珍介有龜蚌蚌蝦蚶蛤而驚不如江螺不如池則

又以所自出勝至若溝圳細流所在皆產種類紛繁大

小舉可資生賀實有澤國之利此魚油魚課之所以有

額征而魚梁之有水底稅魚簾之有水面稅也

論曰百產之精養民生也百物之備衛民生也百貨

# 賀縣志

## 卷七 物產

九

之殖厚民生也先王井田之制牆下樹桑雞豚率育

八口無飢而庠序因之以謹大田之詩曰中田有廬

疆場有瓜是剝是菹用以獻先受祐禮由此興田疇

而外幽風圖瑣細周詳樂利盈寧之所關非末也吾

賀併三縣之地崇山峻嶺曠野閒原綿亘三四百里

使因其利而利之於百穀之外雜植竹木桐茶則山

林川澤菁華迭獻其美利甯有窮耶乃地廣人稀東

作西成之餘習於暇逸一任童童之質盡爲濯濯之

觀何於生財大道之所存竟不知共相勸勉而甘棄

其利於地也我



朝自乾隆以來東省潮嘉氓庶挈妻抱子寄托我疆布滿  
原野田我田宅我宅利賴我利而我土著者安於游惰  
且幸離鄉輕家之人相爲資藉恬不自怪夫境內土田  
祇有此數養彼一人我則失一人之養我棄人取安保  
人不爭財而日聚我將轉徙而漸散也曩年土客之衅  
端實肇此今幸和好而後盡釋前嫌相與安居樂業無  
復有此疆爾界之說第日用飲食之未徧尤不能無深  
慮也晁錯曰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  
澤之利未盡興游民之食未盡歸農故不足而貧貧則  
姦邪生余生長田間每徵逐耕鋤儔侶與言田池桑竹  
之盛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所冀蒞斯土者日進父老  
而切諭之俾曉然於愛土物習勤勞之義則興養立教  
自茲始矣

賀縣志

卷七

物產

三



氣候

賀縣與富川氣候相類昔時春秋雨水多則有青草黃  
茅之瘴今居人稠密瘴氣全消水土亦善省志  
桂嶺中六里之開山隣楚其地高十月後多霜嚴冬連  
雨則成雪水寒歲一收環治數十里屬上之分視中稍  
次冬霜雪亦時有禾稻一收下之分爲信都歲收早晚  
禾穀一次霜雪稀氣常燥也雖山川險阻嵐霧蒸蔚四  
境皆然而氣候與楚豫彌近云

賀縣志

卷七 氣候

三



祥異 寇變附

春秋紀災異而不書祥瑞志中於祥瑞之有關政典者  
揀載入災異則備書之漢儒錄異必於其地考專應也  
茲仿其例

晉

太康九年九月地震十二月又震

唐

辛壬癸三年虎食人

見通志未註年號

泰和四年慶雲見於甌山五彩氤氳旬日不散李邵來

任因更名瑞雲山

府志

賀縣志

卷七

祥異

宋

紹聖間靈芝產於甌山下是年范祖禹由昭州徙賀別  
駕人以為兆其來也

元

至元二十三年旱

至元二十九年六月芝生賀州

元史五行志

元貞元年九月旱

元統二年二月太白經天是年猺寇陷賀州鎮國將軍

章伯顏討平之

至正三年大水害稼十八年秋大水



明

洪武五年四月戊戌賀州地震明史五行志

洪武年間靈芝生

永樂年間靈芝生以爲周張發解之兆

天順六年桂嶺鄉大龍塘水赤光輝四射經旬不變是年大兵征其鄉俘獍賊數千流水盡赤時帥臣以李太后送京師人以爲水赤之兆

嘉靖十三年水東民間產五色芝是年知縣王聰陞先是賀令多不遷人以爲兆時州縣循良無過聰者

嘉靖二十二年三月十一夜三更大風從西南來颶沙

賀縣志

卷七

祥異

三

飛瓦千戶正廳傾壓徐姓後園古槐大可十圍連根拔起吹至千戶所至有樓板磚砌壓伏吹疊成堆者

嘉靖三十五年彗星見南方是冬有物變幻不一拋擲

瓦石夜入人家爲怪雖密室亦至人傳爲精家家夜守

達旦以桃枝鳴鑼擊鼓逐之書傳爲黑青宋元朝曾見

此妖茲由廣東至道永衡諸州始滅

相傳其怪來時有黑氣入室或爲飛

虫鳥獸變幻不一又到時作硫黃氣或如燒布氣往聞親中其害者云見陰堂中擁一馬首向鼻間旋繞數回細聲作人言馬騮精入所爲遂昏迷聞鑼聲始覺

隆慶元年五月大水城東門不沒者僅三尺許水東沒至四五尺民人俱依邱陵棲宿一晝夜漂流禾苗六畜



貨物無數

萬曆五年彗星見光芒燭天數月不滅明年三月又見  
萬曆九年重修三乘寺寺後一柿木大尺餘沙彌斧之  
忽兩開中有用力不同四字兩邊俱有字跡衆異之白  
於縣而貯之庫

萬曆十四年十一月地震

萬曆二十四年八月初九日閭邑池塘水湧城中尤甚  
池魚驚躍於陸是日知縣翁懋勤遷湧泉庫於堂東人  
以爲應

萬曆三十三年五月地震六月又震八月又震

賀縣志

卷七

祥異

三

萬曆三十五年彗星見

崇禎十六年五月城內陳侯祠前榕樹大十餘圍忽枝  
上發赤紅蘭花二朵大如掌是年冬土寇破城

國朝康熙三年彗星見十九年又見大饑至有嚙土充腹  
者死者甚多

四十三年大水

五十九年六十年大饑連旱六十一年大有

乾隆十五六七年合境虎食人以千計

十九年信都鄉饑牛災不能耕二十六年晚禾熟時蟲  
災



二十三年大風拔木壞屋靈光塔頂折落是冬疫明年大疫死者以千計

二十九年四月淫雨平地水深丈餘山多崩陷木大十圍者皆拔起崩處洪水湧出拔木隨水湧入賀江平後江路阻塞平地則堆積無算民取之爲薪足供兩年災與隆慶時同

三十二年虎入城

三十三年雨雹大如雞子損民房物畜甚多

四十三年旱饑

道光乙巳年冬新建文廟奉主陞座時樞星門外古井

賀縣志

卷七

祥異

五

出煙瑞氣氤氳經時不散人以爲科甲之兆

咸豐七年秋城火災由舊文廟延燒至縣署大街又至城隍廟書院左右時土客械鬥各鄉民居俱徙入城結茅爲屋焚燬一空火光燭天一晝夜始息

咸豐八年秋七月彗星見於西南方光芒十餘丈九月十二日髮逆陳金剛陷城始滅

附賀縣變亂記畧

咸豐八年戊午七月二十日髮逆陳金剛遣僞帥鄭金率匪萬餘人由懷集取道信都直撲縣城之西南隅四面環攻歷兩越月邑令王康濟都司何瀛設城



中兵少糧缺一面備文申省乞援一面與邑紳龍克家蔣登顯等商辦守城之策因念援兵難遽集當先集鄉兵克家遂遣子紹衡偕登顯赴桂嶺各團籌兵籌餉陸續集有千數百人間道入城與賊相持頗恃無恐時四鄉土匪竊發往來窺伺爲賊饋糧閱時既久城中軍裝火藥漸次不給買賣錢盡以粟代之鄉兵迫於餉絀亦相率潛遁賊偵得消息環攻益力東門外下關民房未燬賊踞焉遂於其中潛開穴道以地雷轟崩城垣數十丈者五次守城軍士均以木石堵塞禦之在城官紳歷五十餘晝夜巡防不少懈九

賀縣志

卷七

記畧

三

月初十晚東南隅地雷再轟城遽崩百數十丈竭力捍禦延至十二日辰刻天大陰霧軍士疲困已極賊乘勢由崩處入登高一呼邑遂不守官自邑令兩學典史都司城守俱死之神自龍克家等殉難男婦不下萬餘人事聞均卹祀昭忠祠城陷後十日蔣方伯益澧援師始至奉中丞勞崇光命也統帶營勇六七千人駐扎蓮塘茶庵等處距城十餘里數月攻取未能奏捷方伯旋奉檄回省轉委營官潘家馥率其眾軍無紀律屢爲賊挫已未秋八月方伯復自省來並偕前滇督劉嶽昭觀察一軍至分壘合圍晝夜攻擊



直至十年庚申始行克復擒斬無算陳逆仍遁歸粵東時夏五月二十六日也計合圍五十餘日遂失守而克復之勞幾歷兩年何賊之易而我兵難乎蓋因兵單糧絕軍無鬥志也向使援兵早集內外協力大張犄角之勢賊雖強豈易逞其狂悖如此哉狐鳴犬吠事起倉卒坐困孤城使萬餘人同歸於盡此中蓋有天焉非人力之所能挽回也

咸豐十年四月彗星見十餘日五月蔣益澧統帥克復  
縣城

光緒元年夏某月某日鵝塘人步一帶地震几榻什物

賀縣志

卷七

祥異

三

有翻跌者

光緒三年三月某日夜三更芳林一帶大風雨拔木壞屋松木重至一二萬斤者亦多連根拔起

光緒三四年間大水城南河東民房淹至四五尺

光緒四年四月某日大風吹倒櫺星門越年修復

光緒八年八月彗星見時秋七月至九月不雨晚稻失收

光緒十二年夏大水信都尤甚

光緒十三年夏大水

光緒十五年夏大水芳林一帶湮沒民房無數附河田



地衝決至數十處

光緒十六年七月十五夜三更河東地震

賀縣志

卷七

祥異

二十六

